傅斯年三顧李盧

李國濤

人與事

讀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讀得頗有興致。我想，作者是眞費了一番功夫的了。他把現代學術界有成就的人物，選出一百零八人，與《水滸》上的「正榜頭領」一百單八將一一對應。實際上還多舊頭領一位，即托塔天王晁蓋，與他對應的是章太炎。書裡對章太炎的評價也是公正的，說出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也說出他在學術上的不足。並以他和他的學生黃侃與同時的康有爲、梁啓超一對，羅振玉、王國維一對相比，這三組人是當時國學界的三大流派。題詩曰：「並世學人別流派，章黃原不及羅王」。書裡把胡適列爲「正榜頭領」第一名，與「天魁星呼保義宋江」對應。這也公道，且合事實。所以我讀幾頁就很感興趣。當然，書裡學術人物所涉甚廣，我不能全了解。我只是隨便翻翻。我身在山西，就想從中找幾位山西學者來。後來只找到兩位。一位是孝義縣的馮家昇，他是遼史、維吾爾史專家。另一就是李方桂。書裡第一行介紹李方桂說：「李方桂（一九〇二——一九八七）。山西晉陽人。」我想這裡是排字有誤吧。李方桂是山西昔陽人，此處誤爲晉陽。昔陽是有名的大寨村的所在縣。這是祖籍。李氏生於廣州，後在北京讀書，進清華，留學美國，師從當時世界有名的語言學家。他的語言學學術成就卓著。他與趙元任是介紹國外語言學入中國的兩大學者。後來趙氏主攻漢語方言，而李氏主攻非漢語語言。當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說，趙元任是中國的「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是非常有趣的評價，也算是有趣的學術佳話。

且說後來朱家驊任中研院院長，想請李方桂出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朱家驊託傅斯年出面邀請。傅斯年去了幾次，李方桂都不肯出任。最後一次，李方桂就坦率向傅斯年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是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那時候傅斯年正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李方桂這樣說，豈不是當面給傅斯年難堪嗎？也許是吧。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皮，當然是有些不高興了，但是也沒發作，就「長揖而退」，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方桂是學者，不通曉世故，看事也難免片面。所講的這三流人物的分法就不準確。可是，難得的是傅斯年，身居所長之位，而能容別人講自己屬於「三流」，這也是大度容物了。如果換了別人，則對方不敢講，或講了之後，立即痛斥反駁。像傅斯年這樣的人，要駁李方桂的理論，也不是沒有話說，他就可以舉自己爲例。據《現代學術點將錄》，傅斯年排在第三名，在胡適和王國維之後，對應着《水滸》裡的智多星吳用。他是一位有領導能力的人，同時，他個人在學術研究上也大有成就。他的專業在中國古代史，主要著作是《夷夏東西說》，提出商人起源於東方，夏族起源於西方，這東西方兩族爭王爭霸，就是秦以前的古代歷史線索。這是對顧頡剛「疑古」的超越，而開後人「釋古」的先河。後來傅氏還有《性命古訓辯證》，得到衆多學者的稱譽。所以可以說，李方桂固然是大家，但傅斯年同樣也是大家，他們二人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各有卓越的成就，誰也不能說就高於誰。

最難得的是傅氏竟沒發火，不以權勢壓人，客氣地走了。傅氏與李方桂一直是互相尊重的好朋友。在一九七六年台灣的《傳記文學》上，李方桂發表《讓你做你想做的事》一文，回憶傅斯年，說傅「談笑風生，無所不知」，而且識人用人，極有眼光。他盛讚傅：「只要我想做些什麼研究，他無不贊成，這也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往往辦事的人總是要你做他所想做的事，而不是你要做的事。」大約，請李出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的事，就該是一個實例吧。

朱家驊在悼傅斯年文中曾說，傅也是恃才傲物一類知識分子，「自負才氣，不可一世」。但是當了所長，對於研究專家們就該是另一種態度。但對國民黨政府官員則大不同。傅當年曾經上書蔣介石，要求免去孔祥熙行政院長的職務，未成。後來（一九四七年）又曾在《世紀評論》刊物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當時也是任行政院長，被轟下台了。這是號稱「傅大炮」的傅斯年的可愛之處。現在，對文化界、學術界的領導人來說，從學問到處事，未嘗不可以一學。

媒體「做大」？

周雲龍

自由談

喜歡內地的一張晚報，堅持閱讀二十年如一日，可是幾年前開始發現，報紙有點不那麼耐讀了。

是審美疲勞了嗎？問問身邊一些普通的讀者，也是同樣的感覺。

後來聽到一個可靠的內部消息，那家報社搬進了新的辦公大樓，而且報社爲改善員工待遇，新建了新聞公寓，採編人員人均一套。

照理說，記者編輯們工作積極性應該日漸高漲，而事實上，報紙質量卻有所下降。我能想到的問題是，記者們可能因爲辦公條件太好了，都不太願意往外跑了，尤其是惡劣的天氣狀況下，何況現在網上可以找線索，電話可以採訪；但是，這些畢竟與眞實的生活隔了一層，所以觸及底層生活的稿件越來越少，報紙也越來越不好看了。

一位老編輯另有高見。他認爲，那麼多記者編輯工作在一起，居住在一起，信息交流往往容易形成一個封閉的回路，他們與外界基本上再沒有更多實質性的聯繫；而以前，有的記者在城南、有的記者在城北、有的記者在城東、有的記者在城西，他們分布在不同的社區，每天與不同的人群接觸，處於信息漩渦之中。即便是在擁擠的上下班途中，常常也能順手碰到鮮活的新聞素材，順耳聽到豐富的社會資訊。

原來如此，斷了地氣，所以傷了靈氣。

媒體的運轉時間越長，從業者的經驗會越豐富，照理說，他們生產的精神產品，質量應該越高，應對市場的能力也越強。而事實上，情況有時恰恰相反。是熱情稀釋了？勇氣衰竭了？還是追求淡薄了？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是因爲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成熟了。

人的成熟難道是機構或組織與時俱進的反作用力嗎？有人總結過，成長是知道了很多事，成熟是知道了很多事不說。而對媒體而言，人的成長也許與媒體的成長同步，而人的成熟卻往往意味着媒體的老態、退化，因爲在一個媒體內部，成熟的員工越多，唯上的、謀上的越多，立異的、創新的越少。具體到一個欄目一篇報道，報道什麼、怎麼報道，記者編輯常常惦記着大官的多，牽掛着大衆的少。——對一個公共平台而言，這已不是老態的問題，而是病態。

白岩松在他的新書《幸福了嗎》裡坦白，他有着和幾任領導爭吵的記錄，而領導們也習慣了這種爭吵，大家都有一個不錯的開關。做事時開着，下班或平常相處時，關上。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在局部的空間裡，爭吵消失了，空氣中充滿着和諧，但總讓人覺得哪兒不對勁。白岩松感嘆，大家都開始做人了！可是，該怎麼做事呢？

白岩松的感慨，驗證了電視機前受衆的感覺，這些年，央視頻道上播出的基本上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常態、恆溫節目，鮮見引人入勝、耳目一新、蕩氣迴腸的驚世之作。節目的質量基本上走平水，不敢妄言走下坡，而他們的辦公條件，一定是越來越好的，技術裝備也必然越來越先進。白岩松的看法是，當年輕人不再擁有爭論或爭吵的環境時，也就會失去或推遲按他們想法改變世界的機會；而不年輕的人們，失去來自不同意見的衝擊，也往往會使自己更早走上錯誤不斷的路程。這中間，沒有贏家，太和諧是最大的不和諧。

原來如此，有了和氣，所以沒了生氣。

平心而論，換了內地其他的許多媒體，一個員工，與同事或主管老是吵架，不顧及別人的面子和權威，即便有再正當的理由，也是不受歡迎的，輕則被劃入「麻煩製造者」黑名單，重則被淘汰出局。可是，節目的走向、形態的選擇等等方面，恰恰是在策劃者、製作者和管理者不斷的爭論中走向成熟，不斷的碰撞中產生火花的。一個常見的物理現象，水在燒開之前，水分子們一定有過一番激烈的自由的運動。

其實，媒體的發展和進步，還是「照理說」的。不過這個道理是，媒體的「做大」，不是蓋幾棟大樓、盯幾個大官、做一件大事（學習做人），而是要有強烈的大衆意識，貼近大衆不是曲意迎合、故意妥協，而是需要善意和誠意。別無他，循循善誘、寓教於樂是也。

古今情書拾趣

李景賢

文化經緯

應上海文藝出版總社之約，我、老伴王佩蒂和俄語界後起之秀朴揚帆，爲該社《外交官帶你看世界》叢書寫了寫俄羅斯，書名叫《伏爾加風韻·俄羅斯》。俄羅斯是個偉大的國家，它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在這本書中，我們既用大量篇幅介紹俄羅斯多彩的旅遊景點、人文景觀，又講述了許多鮮爲人知的趣聞軼事。

我們三人從年輕時代起，就崇拜「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在該書不少章節中，都提及這位飲譽全球的大詩人，在一處還引了那首名詩《致凱恩》的頭四句「經典情話」。一位幫我們審讀書稿的友人，不久前打來電話說，普希金與凱恩那段「充滿靈感」、「充滿生命」的戀情，又勾起了他對愛情這個「永恆永題」的感憶，並「回贈」我一首《致阿丹》。

「有如至純至美的精靈」

《致凱恩》有「十九世紀最光彩照人的情書」之譽，被譯成百餘種語言，將近二百年來，在世上一直廣爲流傳：

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
有如曇花一現的幻影，
有如至純至美的精靈。
……

一八二四年初秋，普希金因同情思想激進的十二月黨人，對俄國專制制度亦屢有譏諷，被俄皇亞歷山大一世發配到離聖彼得堡不遠的一處莊園。

「紅顏知己」凱恩的倩影屢屢出現，給詩人那灰暗的流放生活，留下一道道鮮艷的色彩。莊園裡有一條椴樹林蔭路，叫「凱恩小道」。兩位戀人在這條只有一兩百米長的小道上，常常並肩而行，竊竊私語，走到盡頭，又折返過來，一次次地終而復始。

在詩人那孤獨的幽居生活中，戀人驚鴻一瞥的造訪，既勾起他對昔日在窮鄉僻壤流放的痛苦回憶：「沒有靈感、沒有眼淚、沒有生命、沒有愛情」，更重新點燃起詩人對靈感、愛情、生命的渴求之火，於是乎激情蕩漾，便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致凱恩》。

「馬大哈」引「爆」一段趣情

上述那位友人「回贈」我《致阿丹》時特地說，這也是一封情書，論情論意，雖比不上那首《致凱恩》，但也眞摯感人，而且，論詼諧度，恐怕難有別的情書能與之相媲美。試看：

趙丹夫君愛鑒：

君之函封上妻姓雖對，名卻誤，住址更是驢唇不對馬嘴，輾轉多時，妻方得此「萬金」。現稟告君一語：本人黃氏宗英，時年三十有一，一九四八年與君結為夫妻，恩恩愛愛多年，生兒育女，得趙×趙×。今住上海市××路××號××弄××樓××單元××室，萬勿相忘。思君心切，望快索址而歸。另有一言相勸：推門見妻時，切勿叫聲「大嫂」！

黃宗英給「阿丹」這封「情書」，寫得雖半文半白的，卻也易懂，但對其來歷，我不甚了了，遂求教於友。原來，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次，趙丹在外地拍戲，給妻子寫了封信，信封上只有「上海市」三字和黃宗英的「黃」一字寫得對，其餘各字皆謬。看來，大明星馬大哈，不拘小節，這並非孤例。其時，上海市的郵政部門非常「較眞兒」，歷經數月尋覓，終於「救活」「阿丹」這封「死」信。這類感人事跡，在三四十年前，屢屢見諸於報端。

「煽」情到頂的古代之戀

有論者稱，中國情書始自《詩經》。《詩經·王風·採葛》有詩云：

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漢樂府民歌《上邪》，更是把一段戀情「煽」到「天地合」，才「敢與君絕」這種「頂峰」：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述兩首民歌竭盡誇張之能事，雖寫於二千多年前，但用詞如此直白，連當今的中學生都能看懂。歌中情之濃，愛之切，今人之作，未必能與之相比肩。

十年相顧「淚千行」

北宋大文豪蘇軾寫過多首《江城子》，其中《十年生死兩茫茫》一首，被譽爲「情書悲中之最」：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

宋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年）正月二十日，蘇軾時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正藉愛妻王弗離世十年，遂寫下這首「悼亡詞」。「生死」二字總領全篇。上片寫十年死別之苦，思念之深。下片寫夢遊故里，與王氏重逢於小軒窗，似眞似幻，相見無語「淚千行」。末尾又折回現實，把思緒投向千里之外的孤墳（王氏葬於四川），似見得一輪冷月，明徹徹中灑向故人所在的小松岡，更顯悲涼淒慘，令詞人歲歲痛斷柔腸。（上）

相思灣（網上圖片）

徐悲鴻相馬

風雁

文化經緯

一九五〇年，文聯籌備首屆全國美展，評選工作由著名畫家徐悲鴻主持。

評選組有好多評委，是些著名畫家。評選條件艱苦，方法也比較簡單，評委面前擺張大桌子，只有兩名工作人員。

一位是著名裱畫師劉金濤，齊白石、徐悲鴻、李苦禪、李可染等大師作品和藏品都是他裝裱。一位是女畫家郁風，郁達夫的侄女，也是位文學家和美術活動家。評選的方法是，劉金濤舉起一幅待選的畫給評委們看，大多數人同意或舉手，他就把畫放到左邊，暫時沒通過的畫放右邊，等下一輪再說。

輪到《爹去打老蔣》時，劉金濤舉在那裡好久也沒人發言。畫面是懷抱小孩的妻子爲將要跨馬出征的青年農民送行。徐悲鴻以畫馬見長，那雄壯健碩的駿馬，從神態到運筆，顯然學的是徐悲鴻，只是沒到位。作者是名不見經傳的黃胄，時年二十五歲的他在蘭州軍區一份內部小報做美編。徐悲鴻與黃胄從未謀面，也沒聽說過大西北荒漠中的無名小卒，但他卻看中了這幅畫，從稚嫩的刻畫中，也許看到了作者具有發揮潛力的將來。他說：「這幅畫不錯，我同意。」可是，卻無人附和。因爲只有一票，劉金濤把它先放右邊。

第二輪時，劉金濤又舉起《爹去打老蔣》讓大家細看，可老半天依然沒人說話。最後還是徐悲鴻說：「我同意這張。」劉金濤繼續把畫放到右邊。

休息了一會，第三輪繼續進行，劉金濤再次舉起《爹去打老蔣》。評委們一切如前，還是沒人喊好，徐悲鴻表情嚴肅，但依然沉穩平靜。劉金濤着急，儘管跟每個評委關係不錯，但他只是幫忙的，沒資格在這樣的場合發言。最後，徐悲鴻用濃重的宜興鄉音一字一頓地說：「黃胄這幅很不錯，我同意參展。」郁風見評委們穩如泰山地坐在那裡根本沒有舉手的意思，急中生智地出來打圓場：「既然徐先生同意，我也投一票。」郁風因爲是畫家，平時不苟言笑，跟評委們關係又好，評委們一時不好做聲，不同意也不反對。潑辣膽大的郁風借機又接上一句：「我看就算通過了。」頗有些不要爭論、就此定局的意思。

一心想幫徐悲鴻的劉金濤聽到這句話，麻利地把畫放到左邊一摞上，趕緊舉起另一幅畫來。《爹去打老蔣》便這樣入選了。

在首屆全國美展上，《爹去打老蔣》一炮打響，黃胄由此在畫壇嶄露頭角，最終成爲畫壇大師。

須知，徐悲鴻當時是全國文代會常委、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誠然，在那個年代裡，評委是平等的，不論是領導人，還是權威大師，那怕是一般畫家，評委會上都是委員。誰也不需要看領導和權威的臉色行事。即使主持會議有職有權有名望威信的徐悲鴻也不能以權壓人，他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自己的意思，不畏難而退，鍥而不捨。

傳統體格女偵探

馮 進

東西走廊

蘇格蘭作家亞歷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所作的「第一女士偵探所」（The No.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系列自從一九九八年出版第一本小說後，至今已經一共有十二本了。如今，這個系列不但小說在世界各地引起轟動，還由BBC拍成電視系列劇熱播。史密斯出生於今天的津巴布韋，後來又去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學習法律，以後也曾在非洲的博茨瓦納大學和愛丁堡大學教書。博茨瓦納，又譯爲波札那，正式全名爲博茨瓦納共和國（Republic of Botswana），是位於非洲南部的內陸國，全國國境皆爲乾燥的台地地形，南鄰南非，西邊爲納米比亞，東北與津巴布韋接壤，曾是英屬殖民地，一九六六年宣告獨立。

史密斯之前也寫過別的小說作品，但是這個系列讓他一鳴驚人。小說塑造了博茨瓦納一個叫寶貝·拉摩茨維（Precious Ramotswe）的三十多歲的婦女，在嫁了一個對她拳打腳踢的丈夫後離婚、唯一的孩子在嬰兒時期夭折後導致不育、老父親去世之後，決定開設一個私人偵探所，成爲博茨瓦納第一位女性私家偵探。看了這個主人公的經歷介紹，讀者可能誤以爲這是悲情或勵志小說，其實不然。和作者其他的作品相比，這一系列的文字簡單明白，節奏舒緩愜意。我覺得，他文筆的出色之處正在於能用簡單的話語描寫出博茨瓦納的地形氣候、風土人情，而且凸現主人公拉摩茨維對人性人情聰明剔透的領會和她解決人生困擾問題的智慧。

「第一女士偵探所」說是私人偵探所，其實是小本經營。主人公接手的多半是調查配偶不忠、尋找失物之類的小案子，偶爾才會有失蹤人口、綁架、謀殺和巫醫等較爲嚴重的情形。主人公的獨特魅力不只是在於她的聰明靈活的腦子和敏銳的觀察力，還在於她對於人類弱點的深刻認識和體諒。照她看來，「所有的男人都是軟弱（weak）的」，而女人也各有自己的弱點：比方說甜點、漂亮的鞋子等等。無論工作還是處世，她都有自己特有的智慧。她認爲她的工作只是通過搜集信息來讓僱主承認他們自己其實早就知道的事實。對她來說，作爲私家偵探最關鍵的不是發現信息，而是如何處理搜集到的信息。正因爲她覺得她的工作有關道德倫理，她盡可能讓牽涉其中的人都少受傷害、多得快樂。主人公的名言是：人生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喝杯茶，慢慢想清楚來解決。

雖然主人公也有保守老派的觀念，也有軟弱的時刻，但總體上是個睿智、善良和幽默的可愛女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對蛋糕的酷好和對於減肥的嗤之以鼻。她的說法是那些瘦骨嶙峋的女人都是中了「現代化」的毒，而她的「傳統體格」（traditional build）才是正常、健康和快樂的。這樣一位女主人公，無論是小說還是現實人物，必定會讓人放鬆、柔軟、微笑。

收官、秒殺及其他

陳 安

藝苑咀華

漢語的新詞語在不斷增加。長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一回國，就會發現自己讀報也好，看廣告也好，都會遇到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生詞。我這次回國就遇到「收官」和「秒殺」這兩個新詞，怎麼也猜不透其意思。

你會讀到「十一五收官」，「購房季節完美收官」，「中國體操隊十三金收官」，「地鐵二號線進入收官階段」。漢語的優越性之一在於其搭配功能，即使是新詞，你只要一看其組成成分，往往就能猜出其意思而八九不離其十。譬如「電腦」，你一看就知道是「電子」和「頭腦」的縮合，是電子計算機的形象說法。可這個「收官」是什麼意思？接收官吏？什麼樣的官吏？爲何接收？我眞有點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你還會常看到「秒殺」這個詞。如果是「妙殺」，你馬上知道是「巧妙殺害」的意思，可它是「秒殺」，偏不是「妙殺」。北京日報有則報道說，某易購網「開展秒殺活動」，「有網友秒殺成功」，網絡公布了「秒殺英雄榜」。眞是神了，一秒鐘殺過去，就能成功，且可當英雄。我在從北京回紐約的客機上，長時間面對這份報紙上的這則報道，琢磨這個「秒殺」究竟是何意思，直到肯尼迪機場下飛機也沒能琢磨出來，覺得自己花費的腦子不是「秒殺」，而是「時殺」，是京紐航線上十三個小時的「時殺」。

幸虧有網絡搜索引擎。百度也好，谷歌也好，都回答了我帶回紐約的疑惑。原來「收官」原是圍棋用語，指的是一局棋的最後階段，如今則已泛指「到了最後階段」、「即將結束」之意。據說，明末圍棋國手過百齡寫了第一部收官著作《官子譜》，圍棋手們便收官長、收官短地說了好幾百年，可像我這樣的徹頭徹尾的圍棋門外漢，又怎能知其一二呢？

「秒殺」則源自英語網上新詞「seckill」，本指某電子遊戲中一資深勇士能在幾秒鐘內殺死任何敵人，後來轉義爲購物網絡迅速售罄新登廣告的商品，或指網民以最低價格在最短時間內購得最喜歡的物品，並因此感到滿意和興奮。英文「人民網」報道說，「秒殺」在中國已成爲熱門網上用語，「假如你是一個中國女孩或中國男孩，這個夏季沒能『秒殺』任何東西，你就眞成了個過時人物。」

看來，電子遊戲、棋類活動等可以爲我們的語言增添新詞。另外，這次回國我還熟悉了因科技帶來的新詞，如「聲控」，我一進新居的單元門，就得跺腳或鼓掌，讓爲節電而自閉的電燈自己亮起來；「地暖」，來自地板下的熱氣，北京人能享受、上海人享受不到而挨凍的冬季供暖系統。

書面語演化爲口語，罕用詞變爲常用語，也是當前漢語的一個特色。中國人如今愛說「氛圍」而少用「氣氛」，愛說「溫馨」而少用「溫暖」，愛說「睿智」而少用「聰明」。顯然，人們現在都願意以更高的文化水準，以更雅致的語言，生活在和諧而溫馨的社會氛圍中，睿智地、有創意地工作，去迎接上海世博所倡導的更加美好的未來。